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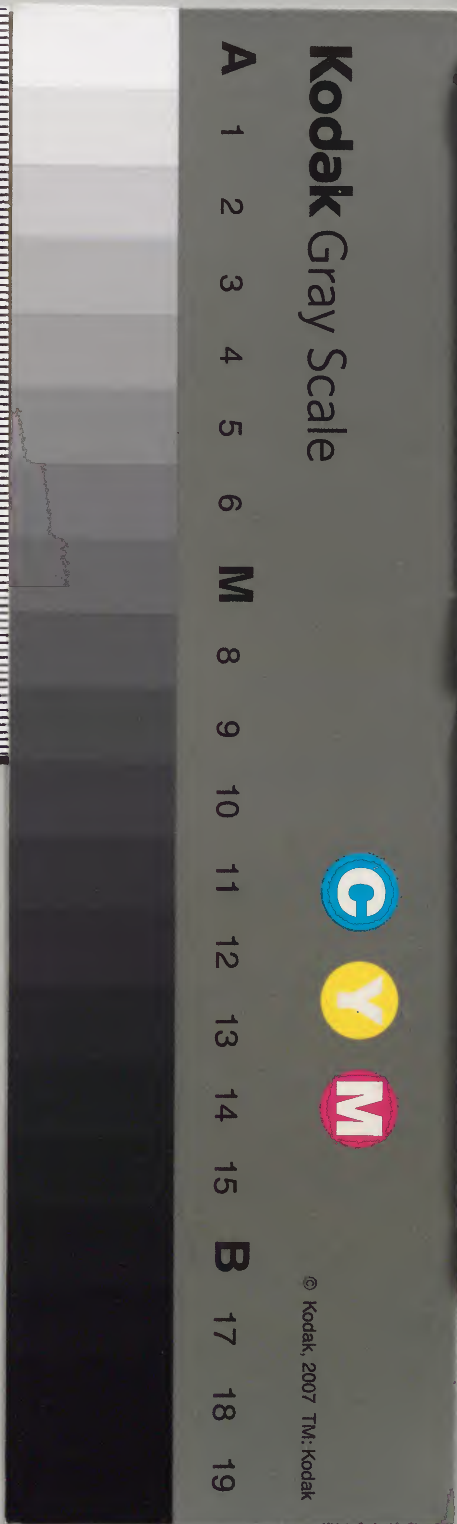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六十七之八 漢

漢	五〇七	函	六六三	架	一四〇	冊
書	七	號	三	三	〇	類
門						

漢	五〇七	函	一四〇	架	二八三	冊
書	七	號	〇	三	三	類
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33)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五十九 起閏逢敦祥盡柔兆浞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非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敘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

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

急也○此必寐翻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郃又古合

顯親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畧陽城去

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魏畧曰建安中

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趙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

蜀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

離諸羌水經註瓦亭水南遙隴西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倅

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

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

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重直用翻自將輕兵到長離

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塹

乃與戰塹七艷翻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

罷敝不可復用復扶又翻罷讀曰疲賊雖眾易與耳易以鼓翻乃鼓

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餘眾悉降

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屠直如翻三月詔魏公操位在

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綬遠游冠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綬遠游冠董巴

曰遠游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筥橫之於前無山述夏四

月旱五月雨水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

皖皖戶板翻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

通鑑卷之七十一魏書卷之七十一

獻帝

及其必救

孰彼衆必增

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宜早除之

宜早除之

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

攻具及上山必歷日乃成治直城備既修外救必至

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

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

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

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

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膚士卒皆騰踊侵晨進

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山既而張遼至夾

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

蒙為廬江太守

守式又翻

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

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雲分

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至江州破

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何翻大軍既至何

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

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

為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

犍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

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

什嚴顏恭
八細心

犍居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西

言翻廣漢郡唐遂州地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

灑正戔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中竹仲翻卒子且曰

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蓋時人以璋倚備為

用備反襲璋議備之薄也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

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

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

能超內懷於邑數所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備

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蜀志後王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恢此時蓋

為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收郡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

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

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怖音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

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簡姓也魯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為

簡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

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靈帝中平五年劉焉收益州至是二十七

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膏古報翻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降

江翻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

威將軍印綬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

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凡城中公私所

劉璋降備

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

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

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宅蓋南

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署府事者總錄軍府

也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四百官志四平立于喪

北四將軍議校尉灤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

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

軍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職參謀議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

秉忠將軍安漢昭德秉忠皆備所置將軍號也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

長知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龐皮李

嚴為犍為太守犍居費觀為巴郡太守費父山陽伊

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操掾俞廣漢彭萊

為益州治中從事亮餘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

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

野犇江南也事見六十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

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會備畧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

葛亮在臨蒸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

邵陵縣界耶薑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于湘謂之蒸口以書招之巴不從備

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

曰備雄人也人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復扶若使備

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

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

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

服乃降稽音啟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

本璋之所授用也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

等璋之婚親也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萊璋之所擯棄也

萊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之於璋髡鉗為徒隸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

處之顯任處昌呂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

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

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

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

二人者為之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

主也天下之人不可戶說不可戶戶而說之也說如字宜加敬重以

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

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

干戈赴諸藏藏徂浪翻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

巴曰此易耳易以鼓翻但當鑄直百錢直百錢一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

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平諸物價令吏

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

國賊未破一言重九
馬諸公皆
昧昧今日
爭荆州明
日分荆州
小哉宜其
自比管樂

哉

勵將恤民

霍峻

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爲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
 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
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
 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調徒得
 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
 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
 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
 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

以百人守一年斬上將奇哉

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
 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
 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
 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
 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
 出擊大破之斬何相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
 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後治維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爲巴西縣唐梓州治郡天寶方改爲梓潼郡以峻爲梓
 潼太守灋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內爲謀王一殲
 之德匪眦之怨無不報復殲千安翻五解翻擅殺毀傷
 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縱橫橫戶將軍宜
 啟王公抑其威福亮曰王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

侯人

通鑑卷之二十七 漢紀五十九 獻帝 七

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事見

上卷十年 瀆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謂

備人益州也 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

復扶又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

字孝直少 瀆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瀆三章秦民知德

詩召翻 事見九卷 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

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退 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以亮等初至為客 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 天下土崩高祖因

之可以弘濟弘大 劉璋暗弱自焉以來焉璋 有累世

治一郡之才非相累也

之恩文瀆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

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

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

威之以瀆瀆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

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

孔明其知之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長知 備嘗

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

言為酒所 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

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

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言 備雅敬亮乃不

蔣琬

陳思王

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

少子臨菑侯植守鄴少詩照翻 考異曰植傳云太

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

云植太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

死時當年四十一操為諸子高選官屬偽翻以邢顛為

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顛魚容翻防隄也開

制獸皆禁止之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

義也撓奴教翻楨以書諫植曰君侯

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謫其罪不小

愚實懼焉 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智以

防以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

之去惡不去不止去惡之去羌呂翻荀或又稱二荀

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或為漢尚書令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枹罕縣前

郡後漢屬隴西郡枹音膚賜支河首在金改元置百

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

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湟

源出西海鹽池之西非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

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

間小月氏之地也河西諸羌皆降降戶隴右平 帝

平隴右
使左右無
人而奮圖

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

有人焉漢
尚未可知
也惜哉

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為于

惡鳥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見賢通翻下

路翻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同任音壬勝

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

挾之以其領兵懼其為變故防之操出顧左右汗流

浹背澁即自後不復朝請復扶董承女為貴人操誅

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姦姦如林累為請不能

得為于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

之狀賊人者謂之殘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

泄董承誅事見六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慮

持節策收皇后璽綬郝丑之翻璽斯以尚書令華歆

為副勒兵入宮收皇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

牽后出華子魚有名稱于時與郝原管寧號三人為

乃爾郝原亦為操爵所廢高尚其事獨管寧耳時帝

在外殿引慮於坐坐祖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

能復相活邪被皮義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

謂慮曰郝公漢御史大夫三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

下暴室以幽死下選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

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操以

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之蓋舊濩軍

獨無如漢
高討楚弒
義帝者乎

龍頭鷹犬
名之無用
至此

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考覈而窮竟之也

而亡者猶不息操欲

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

疾

疾惡也書曰爾母忿疾于頑

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

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

誘音西

正如前科固已絕

其意望而猥復重之

復扶又翻下同

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

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

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

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

女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氏

本白馬氏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

氏人塞道

塞悉則翻

遣張郃朱靈等攻

破之

郃古合翻又曷閣翻

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

陳創

縣屬右扶風唐岐州寶雞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氏

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

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

初

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

數所翻權遣

使謂備曰

使疏吏翻

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

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

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

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

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

孫吳謂孫武吳起也

議者見曹操

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

復扶又翻

今操三分天

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

吳會謂吳地為

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

何肯守此坐須老乎

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

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

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

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

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

朝直遙翻今璋

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

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

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而且

以立於天下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秭歸縣屬南郡唐之

歸諸葛亮據南郡

南郡水治江陵吳得荆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

江南之南郡為南平郡亮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

備自住孱陵

孱應劭音踐師古土連翻

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

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

貳肅常以歡好撫之

數所角翻好呼到翻

及備已得益州權令

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

時權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

馬者蓋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位任益不輕矣瑾渠各翻

備不許曰吾方圖

涼州凉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

乃欲以虛辭引歲也

謂延引歲時也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遂置

吳蜀之奸敗而操高枕矣

隆中結好孫權之論將若何

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長知兩翻關羽盡逐之權大怒

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

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降戶江翻下同劉備聞

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

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長沙郡應

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

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

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

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郝普字子太郝呼各翻今左將軍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

彼方首尾倒縣縣讀曰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

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下同曾不移日而

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

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援可

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禰福為子偽翻玄之見普

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

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

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

同姓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

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

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

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

返三郡數所具翻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

破敵即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剛翻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

欲收地邪鬼若廣翻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事並見六

十五年卷豫州之衆不當一校校戶教翻計窮慮極志執摧

弱圖欲遠竄謂欲長英巨也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

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

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私獨謂私其一已之所獨也墮讀曰隳好

呼到翻下同今已藉手於西州矣謂得益州有以藉手也又欲翦并

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

乎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

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

引兵還耳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

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

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鄰

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荆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

郡界夏戶雅翻諸葛瑾每奉使至蜀使疏與其弟亮但公會

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注瀘水發武都

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城因嶠嶺周迴五里東臨峻谷
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
道登陟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
城一名陽平閼盡水南流入沔謂之盡口或曰陽平
閼即今興元百牢閼是也杜佑張魯欲舉漢中降
日陽平閼在漢中褒城縣西北

江翻其弟衛不肖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
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

易攻易以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遠于不可守也信

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度徒

少如人意少詩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

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

而還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遣大將軍夏侯惇

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

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

惇語牛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

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考異

紀曰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

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樹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馳

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頒世詭魯遣

五官掾降弟衛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

祖將還西曹掾郭誼曰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

同偏携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

之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高祚等誤與衛

眾遇衛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名臣奏載楊暨表曰
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張衛之守蓋
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
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又載董

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聞

表所述必得實今從之

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杜濩實

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

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

歲入實錢口四十故有實與相拒然後委質質如功

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

必多乃犇南山入巴中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

其路險峻三日而達于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

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

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左右欲

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

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而去操入南鄭南鄭縣漢中郡治所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

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

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

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光武謂岑彭等曰人苦不知是既得隴復望蜀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

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

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

為將少詩沼翻治直之翻相息亮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

通鑑卷之六十一 漢紀五十九 三

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備下公操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不讀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規備之乃還以守蜀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

夏侯淵為都護將軍都護將軍以盡護諸將而立號光武始以命賈復督張

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

督漢中事襲緩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

餘口樂音洛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

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

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

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操以途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諸將以

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比必寐翻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

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

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欲獨出戰也李典素與遼

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

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

得八百人椎牛犒饗犒苦到翻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陳讀曰陣呼火故翻衝壘入

漢紀三十九 獻帝 三

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

遼叱權下，戟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少詩沼翻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

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號戶高翻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

復扶又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披普靡翻自旦戰至日

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

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知之。

覘正廉翻即

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

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

免，乃還。

良翻度徒洛翻權乘駿馬上津橋。上時掌翻橋南

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親近監官也谷

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使權持鞍緩控。控御利於

後著鞭以助馬勢。若陟畧翻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

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

震怖。幾居希翻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

前收其淚，曰：「大慙。」權慙謝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論

子張問於孔子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九月，巴賈夷帥朴胡杜

濩任約各舉其衆來附。賈咸宗翻於是分巴郡以胡

為巴東太守獲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

侯後三人皆為劉備所破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魏書

曰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

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皆不食租裴

松之曰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降戶江

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賢曰

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縣屬巴郡今隆州余據隆州後避唐玄宗諱邑萬戶

習鑿齒論曰閭圃諫魯勿王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而曹公

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白

止塞悉則翻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

功此引前書徐福焦頭爛額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豐爵厚賞止於

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

杖除兩翻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

矣

程銀侯選龐惠皆隨魯降程銀侯選關中部帥也龐

惠皆奔張魯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惠立義將軍惠馬超將也渭南翼城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

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三巴巴東巴備乃以權

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

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

通鑑卷之六十一 漢紀五十八 獻帝 七

中進軍宕渠

宕渠縣本屬巴西郡時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

俗號卓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修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劉備

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

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

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

平難將軍曹氏所置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十二

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

樂音洛儼護送至斜谷口

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

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

持兵被皮義翻不復自安復扶又翻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

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

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音聊量度也理也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

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率讀曰帥所類翻治而之類餘一不

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

將詣大營大營謂操營也將讀如字送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

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

諸營大駭不可安諭不可以言語諭之使安帖也儼遂宣言當差

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差初皆翻擇也其餘悉遣

東遣之東赴操營便見王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主者主兵

籍者也差別異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留者意定與

籍者也差別異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

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上時掌翻

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分布于行者之間東兵

尋至○東兵劉柱所將之兵也乃復脅諭○復扶并徙千人令相及

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 夏五月進魏公操

爵為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中尉秦官漢

改為執金吾今操復置中尉實則漢執金吾之職也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

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

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景翻時乎時

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識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

也○到翻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

遜○以會當有變為意旨不遜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

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賓客虬須直視○虬須卷鬚也直視者目不他矚

也復扶又若有所瞋○瞋目也遂賜琰死尚書僕射

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

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偽翻操不聽階求案實

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舛

望○舛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覲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也此當從入聲此捐君臣

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于偽翻殆不可忍

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敷覆

又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孟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荷下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

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

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分扶操曰所以不考欲兩

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謫主之言當肆之

帝朝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直遙翻

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

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玠遂免黜終於

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

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弈

東莞縣屬琅瑯國春秋之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即其地也莞姑丘翻獨不事儀

儀譖弈出為魏郡太守操既居鄴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

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壘陶山陽南和廣平

之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

分置東西都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出賴相階左右之得免左右讀

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

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少詩詔翻下還且懷

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為丁儀被誅張崔琰

從弟林從才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

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邂逅戶

翻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代郡烏桓單于其一曰普盧其二曰無臣

守邊

曹屬裴潛為太守漢公府有倉曹有掾有屬主倉穀事欲授以精兵潛

裴潛

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橫戶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

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誓服誓質涉翻初南匈奴久居

塞內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即入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

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

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胡南魏王操因留之於

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監古衙單于歲給綿絹錢

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

人為帥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選漢人為

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冬

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盡居淮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

巢國宋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于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湏水上墺地

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獻帝

一

通鑑卷之六十一

秦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辭有詳畧耳考異曰孫

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

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孫權所保者十七初右

護軍蔣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蕪湖令

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

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略

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

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

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晉志

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

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

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

討九江賊督楊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

珪之職儀云起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

好誓重結婚降戶江翻使疏吏翻權留平虜將軍周

泰督濡須平虜將軍蓋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

寒門不服寒門言所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

權手自指其創痕樂音洛創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

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勿平周泰字

卿為孤兄弟偽翻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被

義翻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

兵馬之重乎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沿圍落山賊

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

通鑑卷之六十一 獻帝

秦著戰功諸將猶不服至手拮創痕鳴角鼓吹人心乃定后有以白丁驟蹶何居

周泰

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坐罷住駕使

泰以兵馬道從坐才固翻道讀鳴鼓角作鼓吹而出

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

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

之功以為警衛劉昫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承鹿有

漢以來北狄之樂摠歸鼓吹署余按於是盛等乃服

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端翻

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

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華戶化翻冬十月命魏

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董

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轡金薄繆

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輓左右吉陽箭鸞雀

立衡轅文畫幡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旂畫日月升

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鏤方鉞插翟尾朱兼焚纓赤

劉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羆牛尾為之在左駢馬

斬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

方色白馬者朱其鬣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

四後從為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各隨

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邪注鏤

亡范翻鉉許乙翻鐵孔也鏤馬首飾

魏以五官

中郎將丕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

生子昂丕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養昂

昂死於穰事見六十二年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

之以丕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執能才藻敏贍操愛

之操欲以女妻丁儀妻七細翻丕以儀目眇眇者一諫止

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晉百官志給事黃

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無及丞相主簿

操封三子
丕舉于趙
溫坐選舉
不實操知
大壞於丕
矣

是立密訪

楊修數稱臨菑侯植之才數所勸操立以為嗣修彪

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露板

也春秋之義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子以長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

兩義此大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將即琰以死守之

植琰之兄女婿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

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顒

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據俞絹翻

不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

已不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詡屏必詡嘿然

崔琰毛玠
邢顒許儲

付之廷議
是操制也
實之愛處

更新舊

吳質

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屬之

下右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操大笑

操嘗出征不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焉不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

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歔

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偽為故遂定為太子左

右長御賀下夫人曰漢皇后宮有將軍拜太子不為

夫人漢皇后宮有將軍拜太子不為

將軍拜太子不為

夫人

將軍拜太子不為

將故稱之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藏徂浪翻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

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遺于季翻長御還具

以語操語牛倨翻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

太子抱議郎辛毗頤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不讀毗

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減而懼而

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女子之智識有男子不能及者久

之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

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收具又宮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則司

憲英

辛女子大

身為解首而嚴門禁

服制至殺公車令殺

其媳何不怨也

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

賜死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蓋禁衣錦繡也衣于既翻法正說劉備曰說輸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降戶不因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郃古今合翻身遽非還此

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徧故耳今策

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

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晉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以地處西

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

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

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又依古典為九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雍州用

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

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

超吳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步見翻又步覓

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魯肅卒孫權以

從事中郎彭城嚴峻代肅。峻音俊督兵萬人鎮陸口衆

人皆為峻喜。為於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閑習

也。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

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虎威將軍蓋孫權置沈約志曹魏置四十號將軍虎威第

三十衆嘉嚴峻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定威

校尉亦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謂自舊為惡者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

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為部伍權從之以為帳

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費又沸翻姓也棧士限翻扇動

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

疆者為兵羸者補戶。羸倫為翻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

盪徒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在

取民人愁擾所在。言遜之所在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遜後詣都言

次稱式佳吏。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權曰式白君而

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

通鑑卷之六十八 魏紀六 六

淳于式

漢家有人

金祿

耿紀

韋晃

吉本

母

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

不能為耳復扶又翻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

兵督許中事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時關羽疆

盛京兆金祿觀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司直即丞相司直韋呼韋翻太醫令吉本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

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

為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

燒其門射必中肩射食亦翻帳下督扶必犇南城許

城也之南會天明邈等眾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

共討斬之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三月有星孛於東方孛

內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斷

管翻眾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漢武帝置三都尉賊

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

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

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情見勢屈休魏王族子

也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

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先悉薦翻操美

潛治代之功治直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

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治直彼素驕

吏翻

直

直

直

直

界

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攝持也此怨叛所由

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後魏陸侯治高車與潛異世而同轍復扶又翻於

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

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鄢陵縣屬潁川郡驍騎將軍始於漢武帝

以命李廣陸德明曰鄢謁晚翻又于建翻漢書作偽師古曰音偃使討之彰少善射

御齊力過人少詩照翻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

臣動以王濛從事爾其戒之劉備屯陽平關夏侯

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漢

之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

彙

捷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捷居言翻存亡之機

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

法正從備非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

遂使即真遂使之代法正初捷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

未去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

策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策碑載其上尚書奏

牘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後書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後

繫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

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秋七月魏

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曹彰擊代郡烏桓

用人

何祗

身自搏戰鎧中數箭鎧可亥翻意氣益厲乘勝逐北

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雲州東至桑乾督帳一百五十里孟康曰乾音干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本

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斷法平端衆推之爲大人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

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南陽吏民苦繇

役繇讀曰徭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宛於南

陽太守東里袞鄭子產居東里支子以爲氏與功曹應余逆竄得

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歿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

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說輸

丙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將

亮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

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復扶又翻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數所角翻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

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

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漢中沔

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灋正傳於定軍山與勢作

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

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遠當從華陽國志

考異曰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與

獻帝

七

黃忠

通鑑卷之八十八 漢紀之八十九 九
勢今從 黃忠傳 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 備使討虜將軍

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 考異曰淵傳

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

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

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 及益

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灋正傳 州刺史趙顯

顯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 張郃引兵還

陽平 自廣石 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

軍杜襲 初操東還留襲督漢 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

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

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 郃

出勒兵按陳 陳讀曰 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

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

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

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

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

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

食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 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 劉備曰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

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 翊軍將軍備 值操

郭淮

通鑑卷之八十八 漢紀之八十九 九 獻帝

揚兵大出雲奔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雷盧對翻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射而亦翻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蹂人翻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言其膽大能以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亡逃也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非取武都氏以逼關中武都本自馬氏地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

張既

徙氏

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操蓋已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符氏亂華自此始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史工衡翻質音致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韓蕭內翻又蕭設翻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戰國策曰下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刺七亦翻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

張勃兵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狼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

立也蒯若怪翻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表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荆州以未有繼嗣

養之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屬漢中

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畧曰申耽初在

西城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

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

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

以後儀唐為金州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

陽沔陽縣屬漢中郡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

綬御王冠璽斯氏翻綬音受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

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上時掌翻立子禪

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牙門皆劉備創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

置將軍號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鎮遠將軍備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中州宋為信陽軍

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

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

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犍居言翻羽聞黃忠位與已並

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詩

少

結好東吳併力於魏真千古一時也

費詩

照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謂陳平韓

來韓信王而蕭曹侯故曰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

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

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重則不在且王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侯故稱之為君侯

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

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

使疏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

舉動偽為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詔以

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

戍淮南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

溫恢

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

軍無有遠備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關羽驍獵政恐征

南有變耳驍駁士堯翻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

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

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操以龐德自漢中來歸故

進號立義將軍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

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艦就攻之禁等窮

迫遂降降戶江下同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射必

中也龐皮江翻破皮義翻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

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降戶江翻

龐德

下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

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示不羽謂曰卿兄在漢中

魏畧曰德從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

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

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

將即魏王操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操收兵兗州

何意臨危處難處昌呂翻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

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恟

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

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蒲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

聞羽遣別將已在邲下寵為汝南太守操令助曹仁

邲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邲復有自許以南百姓擾

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今若

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洪河大君宜待之仁

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沈持同心固守城中人

馬纜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羽乘船臨城

立圍數重龍翻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

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

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初沛國魏諷有惑眾才傾

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此魏相國府榮

壤為南鄉郡屬荊州

道監卷之六

魏已下

獻帝

西曹掾也

與時圖畫
以辱之恨
不忘也

鄭表

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

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表表音茂泰之子也每謂覽

曰諷姦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

陳禕謀襲鄴樂音洛禕吁韋翻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不

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初丞相主簿

楊修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修為漢丞相主簿操官屬也

五官將不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

長知修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不懼告質質曰無

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推

也復扶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植乘車行馳道中私

又翻開司馬門出既得罪矣曹仁為關羽所圍操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而植故

急智

醉不受命
植之支辭

盡矣

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

度操意忖寸本翻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

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

操亦以修袁術之甥惡之惡烏路翻乃發修前後漏泄言

教交關諸侯以修豫作答教謂之漏泄收殺之魏

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置留府于關中者以備蜀也關

中營帥許攸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擁部曲不歸

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

共討疆敵操橫刀於案鄰與膝同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

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復扶又翻襲曰若殿下計

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

五

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
 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也明也大操曰
 許攸慢吾如何可置置捨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
 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
 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
 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螿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卒見四斤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鐘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鼷音奚莛音廷撞直江翻今區區之許攸

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冬

十月魏王操至洛陽陸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縣屬弘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于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音胡比翻殺縣主簿南

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

應羽羽威震華夏夏戶雅翻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

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

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

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潛乎漢為三分二字
 此大機會

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羽知之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

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

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

于人轢即狄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

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

尊宜好為計英雄之士所見畧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

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

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密遜之言雖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或翻蒙至

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史相才

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

無復是過也復扶又翻下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

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

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果也遜具

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

乏絕擅取權自取湘關米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

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

督征虜將軍始於光武以命祭遵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

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

雖事決于瑜普自恃久將將即亮翻且俱是督遂共不睦

考成算識

通鑑卷六十一 獻帝

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年

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

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平寇將軍

蓋亦曹操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

關羽遣兵屯偃城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鄆子之國晃既到

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為長

都塹故曰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參曹

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

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

潦猶盛我徒卒單少少詩沼翻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

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

知外救以勵將士計非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

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

為于偽翻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

書與仁消息數通消者浸微浸滅之意息者漸生漸長之意消息數通則城內城外各

知安否也晃營迫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若欲使兩

寇自敵而坐收漁人田孫權為晟與魏王操請以討

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

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

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齧齧既加之

相對銜持則兩離跳梁坐待其蔽祕而不露使權得

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計城中

糧不足以持久則心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難乃露之

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

善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射而亦翻

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

魏王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

矣侍中相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

不諳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二人謂曹曰不然然

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

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重直龍而守死無貳者誠以

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

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

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

二營請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

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將

之上有羽字晃擊之退走羽圍塹鹿角十重重直晃

文意乃明龍翻

禮階

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修皆死羽遂撤圍退

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

其精兵鱗艦中鱗居侯翻艦盧谷翻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賈音古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屯候雖被收縛使糜傳無糜芳士

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

及羽言還當治之治有之翻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

尉虞翻權以翻為騎都尉以諺從丹陽蒙為書說仁

為陳成敗說輸內翻仁得書即降降戶江翻謂蒙曰

此譎兵也謂蒙以詭計行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

仁至南郡將如字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

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

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

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覆敷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灑遂垂涕斬

之於是軍中震悚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

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饒寒者賜衣糧羽府藏

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藏祖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

還還從宜翻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

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邀當作微幸也難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紀 三

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

效。求效猶言求自效也。或曰異順其辭以求成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

羽已孤送。言羽失根本而執孤犇送也。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

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于我矣。虞度也。防也。謂度羽不能

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

嚴。趙儼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計也。解嚴解所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

于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

疾救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數所蒙

輒厚遇其使。使疏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

羽人還。私相叅訊。訊問也。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

至此

潘濬

時故羽吏士無鬪心。呂蒙所以禽關羽者。推之而已。恙金亮翻。會權至江

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

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

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著音昇。翻。權呼其字與語。

潘濬字承明。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

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郝普榮芳傳。士仁之在吳。

未有所聞也。而潘濬所以自見者。與武陵部從事樊

佃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

部從事。佃與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差初佳。翻。擇

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佃。權曰。

知人

古今材人
斷案

卿何以輕之濬曰由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母黨故謂之舊姓

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今人以辨給觀人才何其

臣所以知之者由昔嘗為州人設饌為于偽翻饌雞

比至日中比必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

一節之驗也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權大笑即遣

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

孱陵侯孱士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

太守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于西十一月漢中

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

君長皆降於遜長知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

蜀將詹晏等詹姓也周有詹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

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

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婁縣前漢屬會

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三里

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

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關

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荆州記曰南郡當孫權使

誘之羽偽降誘音酉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

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逕路

新丁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水

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

璋禽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

通鑑卷之六

三

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

全姓琮名

上疏陳關

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

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

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

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

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呂

呂

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

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感

治直之翻為于偽翻

欲數見其

顏色

數所角翻

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

顧左右不然則咄咄

咄當沒翻咄咄也

夜不能寐病中

瘳為下赦令

為于偽翻下同

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

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

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

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晏語便及

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

事見六十年

後孟德因獲劉

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

張言者張大而言之張

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

無適先對猶言莫至適先對也適音的

張子布秦文表

秦松字文表

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

即駁言不可

駁異也立異議以糾駁衆議之非駁非角翻

勸孤急呼公瑾

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

事見六十五年

後雖勸

吾借玄德地

事見六十六卷十五年

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

知長又知短不以短掩長數語似為君

味此數語懼甘心於

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載周公之言故孤忘其短

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

赤眉故以子明少時。呂蒙字子明孤謂不辭劇易。劇

也易以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長知學問開益等

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

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羽不足忌。謂關羽之強適足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

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

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謂部界之內無有路無拾遺。其

灑亦美矣。孫權與于禁乘馬併行。併讀虞翻呵禁曰

汝降虜。降戶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侯

也權呵止之。孫權之稱藩也。魏王操召張遼等諸

軍悉還救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

七里置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

也。亦厚賜栢階。以為尚書。操嫌荆州殘民及其屯田

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皆欲徙之。司馬懿曰

荆楚輕脆易動。易以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

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

是後諸亡者悉還出。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

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權遣校尉

鄒 權遣校尉

上遷

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朱光為權所獲見上卷十九年上書稱臣

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

火上邪著直畧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

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

巍巍羣生注望注猶屬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

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復扶又翻操曰若天

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

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

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

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

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校戶教翻

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

追先志適述也遵也適音聿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

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行下孟翻虎

貢衛士皆習孝經貢音奔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

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

於搢紳搢紳謂搢笏垂紳在朝公卿大夫也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

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于鄉里自三代

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

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又必計翻賞罰無章賄賂

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

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

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爭讀日爭用公義以扶其危

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

論以救其敗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于朝而是以

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治直吏翻至有觸冒斧鉞僵仆

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歿如歸

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

也量音良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

保養姦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翻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

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進召戎

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難乃難翻遂使乘輿播

越乘繩證翻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

不可復救復扶又翻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

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仇口浪翻

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

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

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溫公此論甚有見

通鑑纂要卷之八

三

皇朝通志

資治通鑑

第六十八

文政戊寅

